



杰克·伦敦文集

JACK LONDON



河北教育出版社

Jack London

杰克·伦敦文集

第十一卷

短篇小说

但勃斯之梦 等

〔美〕杰克·伦敦 著

许天虹 李素苗 王玲 雨宁 金衡山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石家庄

目 录

1	但勃斯之梦	许天虹 译
24	珍闻一则	许天虹 译
34	金波	李素苗 译
50	信任	王 玲 译
66	马普希的房子	雨 宁 译
93	丢脸	金衡山 译
108	有麻风病的顾劳	雨 宁 译
127	牺牲	许天虹 译
138	异教徒	金衡山 译
161	不可避免的白人	许天虹 译
172	可怖的所罗门	许天虹 译
189	“唷! 唷! 唷!”	雨 宁 译

203	强者的力量	雨 宁 译
221	一块牛排	雨 宁 译
243	疑犯从宽	雨 宁 译
265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雨 宁 译
275	杀人	许天虹 译
291	墨西哥人	雨 宁 译
322	现世报	许天虹 译
342	两兄弟	许天虹 译

但勃斯之梦

我比平时足足早醒了一个钟头。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惊异。我十分清醒地躺在床上，思量着这事，这一定是有缘故的，一定出了什么岔子——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我被一种预感压迫着：有什么可怕的事已经发生或就要发生了。但那是什么呢？我努力想弄明白它。我记得在 1906 年大地震时，许多人都说他们在第一次震动前好些时候就醒了，而在这些时间中他们感到了一种异样的害怕的感觉。难道旧金山又要遭遇地震了吗？

我茫然地期待着，足足躺了一分钟，但是墙壁并不动摇，也听不见墙坍塌倒的声音，一切都很安静。原来是这！这静寂！怪不得我被扰乱了。这生动的大都市的扰攘声古怪地没有了。每天这个时候，街上的电车平均每三分钟就有一辆经过我的门前，但今天在前后十分钟内，却一辆也没有经过。或许是电车罢工了吧，我暗想，不然，或许是发生了什么事故，电流断绝了。但是不，这静寂是太厉害了。我看不见车辆的轧轧声和辘辘声，也听不见包铁的脚步踏在那些崎岖不平的鹅卵石上的声音。

我一边按着床头的电钮，一边竖起了耳朵，想听到那电铃的声音，虽然我明知道电铃即使响着，铃声也不能够通过三层

楼面而传到我这里来的。电铃并没有出毛病，因为不多几分钟后，勃朗就带着茶盘和早报进来了。虽然他的脸孔是跟平时一样地毫无表情，但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惊骇的、害怕的神色。我又注意到，茶盘里并没有乳酪。

“乳酪厂今天不送货，”他解释道，“面包厂也不送货。”

我又对茶盘看了一眼。盘里没有新鲜的法国小面包——只有几片昨天剩下来的变味的粗面包，这是我最厌恶的面包。

“今天早上什么也没有送来，先生。”勃朗道歉似地开口道，可是我打断了他：

“这份报呢？”

“是的，先生，它是送来的，但它是惟一的東西，而且也是最后一次了。明天没有报了，报上这样说的。我可否派人出去替你买点炼乳来？”

我摇摇头，接了那杯黑的咖啡，就摊开报纸来。那些标题说明了一切——说得太多了，真的，因为该报所发的悲观议论实在冗长得可笑。美国已发动了全国总罢工，它说，接着就对各大都市的粮食问题发表了过早的忧虑。

我急急地读下去，跳过了许多，同时又记起了过去的许多劳工纠纷。三十年来，总罢工一直是有组织的劳工的好梦，这好梦是发源于三十年前的劳工运动领袖之一——但勃斯的脑海中的。我记得，当我年轻时还在大学里的时候，我竟为一种杂志写过一篇关于这问题的文章，题目就叫“但勃斯之梦”。我不得不承认，我是非常小心地、学者似地把这主意纯然当作一种梦想看待的。时间和世界不住地滚过去，龚伯斯没有了，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了，但勃斯和他的一切狂暴的革命思想也没有了，但是这好梦始终留着，而现在终于实现了。可是我一边读报，一边笑着该报的忧郁的看法。我知道得更明白。我曾经

看到有组织的劳工在无数的斗争中被打败了。过不了几天，事情就会解决的。这是全国总罢工，政府不用花多少工夫就会把它击破的。

我丢下了报纸，就穿起衣服来。在这没有一个轮子转动着，全市在作强迫的休假的时候，跑到旧金山的街上去一定是很有趣的。

“对不起，先生，”勃朗一边把雪茄烟盒递给我，一边说道，“哈梅特先生要在你出去之前见一见你。”

“立刻叫他进来。”我答道。

哈梅特是我的管家。当他走进来时，我可以看出来，他正在勉强约束着他的兴奋。他立刻就谈到了本题。

“我怎么办才好呢，先生？我们需要各种粮食，而那些送货的车夫都罢工了。而且电流也断绝了——我猜他们罢工了。”

“店铺还开着吗？”我问。

“只有那些小店，先生。售货的店员都走了，那些大店就不能开门。小店里的店主和他们的家属在自己做着买卖。”

“那么坐了汽车，”我说道，“到各处去买办你的东西。凡是你需要的，或者或许会需要的东西，尽量多买一些。买一盒蜡烛来——不，买六盒来。当你把一切都买好时，吩咐海利生把汽车开到俱乐部来接我——至迟十一点钟。”

哈梅特庄重地摇摇头：“海利生先生已跟司机工会一道罢工了，我自己又不会开汽车。”

“哦，哦，他——他也罢工了吗？”我说，“唔，下次你遇见海利生先生时，你告诉他，他可以到别处去找饭碗。”

“是，先生。”

“你恰巧没有加入什么‘管家工会’吗，哈梅特？”

“不，先生，”他答道，“我即使加入了，我也不会在这种

的紧要关头抛弃我的雇主的。不，先生，我宁愿……”

“好，谢谢你。”我说道，“现在你准备跟我去吧。我自己来开汽车，我们要去买进一大批粮食来抵御围困。”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5月1日。天上没有云，也没有一点风，空气很暖和——差不多暖得令人心醉。许多汽车都在街上，但都由车主自己开着。街上虽然人多，然而很安静。劳动者都穿着礼拜日的新衣，在外面呼吸空气，并观察罢工的效果。一切都这么异乎寻常，同时又是这么平静，以致我觉得也很高兴。我的神经被一种温和的刺激搔得发痒。这是一种恬静的冒险。我与丘克林小姐的车擦肩而过，她正驾驶着她的小跑车。她拨转车头来追赶我，在转角处追上了我。

“考尔夫先生啊！”她高呼道，“你知道吗，我到哪里去才可以买到蜡烛？我到过十多家店里，他们都卖完了。这是太可怕了，是不是？”

可是她的闪烁发光的眼睛，表明她说的话是假的。跟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她也在大大地高兴哩。购买那些蜡烛，实在是一场冒险。直到我们穿过了全市，跑到市场街以南的劳工区域中，我们才找到了一些街角上的小杂货店，还没有把蜡烛卖完。丘克林小姐以为一盒就够用了，可是我劝她买了四盒。我的车子很大，我装了十二盒进去。没有人说得定，这次罢工将迁延到什么时候才解决。同时，我又在车里装满了许多袋的面粉、发酵粉、罐头食物以及哈梅特提出来的一切日常生活必需品。他（哈梅特）乱哄哄地捧着购得的那些东西，好像一只不安的老母鸡。

在这罢工的第一天，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害怕会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有组织的劳工在报纸上登着启事，说他们准备坚持一个月或三个月，人们却付之一笑。然而

即使在这第一天，如果从劳动者简直决不参加那争先恐后地购买粮食的大潮流这事实看来，我们也可猜到他们是有这样的准备的。他们当然不用参加了。几星期几个月来，整个劳动阶级一直在巧妙地、秘密地私自贮藏着粮食。所以我们才得以自由自在地跑到劳动阶级的附近去，买空了那些小杂货店。

直到那天午后我到俱乐部里的时候，我才开始感到了最初的惊慌。一切都混乱了。喝“鸡尾酒”时没有橄榄，招待忽缓忽急地不合规矩。多数人都生在生气，大家都很烦恼。当我走进时，一阵杂乱的声音迎接着我。福松将军正坐在吸烟室窗口的座位里，抚摩着他的大肚子，对半打要求他作一些什么行动的兴奋的绅士为他自己辩护着。

“除了我已经做的以外，我还有什么可做呢？”他正在说，“华盛顿并没有命令下来。如果你们诸位先生能够去弄一个电报来，无论命令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的。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今天早上，我一得到了罢工的消息，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召进驻在普兰西地奥的军队来——他们共有三千人。现在他们在保护着各银行、造币厂、邮局和各公共机关，并没有任何扰乱秩序的事，罢工者美满地保持着和平。当他们穿着他们的最漂亮的衣服，带着妻儿们在街上散步的时候，你们不能希望我去射杀他们吧。”

“我很想知道华尔街^①现在怎样。”我走过去时听见杰牟·温蒲特在说。我可以想像到他的忧急，因为我知道他在那西方联合公司的大交易中关系是很深的。

“喂，考尔夫，”安金生慌忙地招呼我道，“你的车子还能

^① 华尔街 (Wall Street)，纽约的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集中的地方。——译者

跑吗？”

“是的，”我答道，“可是你自己的怎样了？”

“垮了，而所有的汽车行都关着门。我的妻子现在屈勒基附近的什么地方，搁住在对岸了。无论想什么办法，都不能打一个电报给她。她本该在今晚到此地的。她说不定在挨饿。把你的车子借给我吧。”

“渡不过海湾，”汉斯丹特开口了，“那些摆渡船都停驶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办法。那边的罗林生——哦，罗林生，到这边来一下。安金生要在海湾上摆渡过一部汽车去。他的夫人搁住在对岸的屈勒基地方。你能否把‘小罗兰’从铁蒲龙召来，替他把汽车运过去？”

“小罗兰”乃是一只二百吨的行驶在海洋上的纵帆式游艇。

罗林生摇摇头，“即使我能把‘小罗兰’召过来，你也找不到码头工人来把汽车搬上船去——而且那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些船员是沿岸海员工会的会员，他们已和其余的人一道罢工了。”

“可是我的妻子说不定在挨饿呢。”我听见安金生在哀吟，当我继续走过去的时候。

在吸烟室的另一头，我遇到了一群兴奋地、愤怒地包围着白蒂·曼孙纳的人。白蒂正在用他那冷淡的、愤世嫉俗的腔调来惹怒他们，刺痛他们。白蒂并不介意那罢工，他无论对于什么都不大介意。他是一个萎靡不振的人——至少对于人生的一切纯洁的事物是如此，醒醒的东西对于他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有二千万财产，全部都投资在可靠的地方。他生平从来没有做过半点生利的工作——他的财产都是从他的父亲和两个叔伯那里继承得来的。他到过一切的地方，见过一切的事物，做过一切的事——只是没有结婚，虽然好几百个有野心的妈妈曾经

凶猛地、坚定地来袭击他。多年来，他一直是最大的追捕物，可是到如今，他还没有被捉住。说句不害羞的话，他是一个好女婿。除了他的财富之外，他又年轻貌美，而且像我说过的，又很纯洁，他是一个大运动家，一个美貌的年轻爱神，除了惟一的例外——结婚以外，一切的事都做得很完善而可钦佩。可是他什么都不在乎，没有野心，没有热情，不想做他能做得比别人好得多的各种事情。

“这是造反呢！”那群人中有一个喊道。另一个称之为叛变和革命，还有一个称之为无政府主义。

“我看不出来，”白蒂说道，“今天上午我一直在街上。良好的秩序统治着一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更守法的民众。无论你称它是什么都没有用的。它绝不是这些事物。它正是它自己承认的东西——总罢工。现在该是你们显本领的时候了，诸位先生。”

“我们当然要显点本领出来的。”一个运输界的富翁茄菲尔特喊道，“我们将告诉这班肮脏的东西，它们的位置在哪里——这些畜生！等着政府来干涉吧。”

“可是政府在哪里呢？”白蒂接嘴道，“就它跟你们的关系而言，它简直和在海底下一样。你不知道华盛顿现在怎样了。你不知道现在你们究竟有没有一个政府。”

“这用不着你忧急！”茄菲尔特抢白道。

“我告诉你，我并不在忧急，”白蒂没精打采地微笑道，“照我看起来，忧急的倒是你们呢。到镜子里去照照看，茄菲尔特。”

茄菲尔特并不去照镜子，但假使他去照一下，他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兴奋的绅士，蓬着铁灰色的头发，涨红着脸孔，嘴角上悻悻地含着恨意，眼睛里放射着凶光。

“这是不对的，我告诉你。”小汉诺佛说道。从他的声调，我可以断定他已把这话说了好多遍。

“唉，这是说得太远了，汉诺佛，”白蒂答道，“你们使我厌倦了。你们都是做生意的人。你们喋喋不休地说着做生意和人们工作的权利，已说得使我的耳鼓起茧子了。你们多年来一直宣传着这些大道理。现在劳工们一起罢工了，并没有做错什么。这并不违犯上帝的或人的律法。你不要说话，汉诺佛。你们很久反复宣传着上帝赋予的工作的权利……或不工作的权利，你逃避不了这个推论。这整个事情是一种卑鄙龌龊的小玩意儿。你们曾经压倒了劳工，欺侮着他们。现在是劳工压倒了你们，欺侮着你们，而你们就要喊痛了。”

围着他的一群人大家都咆哮着否认劳工曾被欺侮。

“不，先生！”茄菲尔特喊道，“我们曾尽力为劳工谋福利。我们不但没有欺侮他们，而且给了他们一种生计。我们为他们准备了工作。要是没有我们，劳工将怎样呢？”

“一定可以好得多，”白蒂冷笑道，“你们一有机会，就把劳工压倒了，欺侮着他们，而且你们还要节外生枝地制造机会。”

“不！不！”大家嚷着。

“就拿此地旧金山的马车夫罢工来说吧，”白蒂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那场罢工是雇主联合会促成的。你们是知道的。而且你们知道我也是知道的，因为我曾坐在这些房间里听到了幕后的谈话和斗争的消息。最初你们促成了那场罢工，于是你们请市长和警察署长来击破了那场罢工。很好看的，你们这些慈善家把那些马车夫压倒了而欺侮着他们。”

“且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就在去年，科罗拉多的工党选举了一个州长。他永没有就职。你们知道其中的缘故的，

你们知道你们同辈的慈善家和科罗拉多的资本家是怎样干的。这又是一个压倒了劳工而欺侮他们的实例。你们凭着捏造的杀人证据把西南部矿工总联合会的会长在监狱里关了三年，而趁他不在的时候你们破坏了那个联合会。这也是欺侮劳工，你们会承认吧。累进的所得税，第三次被宣告为违反宪法，是一种欺侮。而你们在上届国会中扼杀的八小时法案也是呢。

“在所有的毫不容情的、不道德的欺侮中，最厉害的要算是你们对于那停工政策的破坏。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干的。你们收买了那老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最后一任会长法尔布。他做了你们的工具——或全体托拉斯和雇主联合会的工具，这是二而一的东西。你们促成了那场大罢工。法尔布出卖了这场罢工。你们得胜了，那老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就瓦解了。你们消灭了它，可是在同时你们却断送了你们自己，因为就在它的废墟上，美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坚固的劳工团体——世界产业工人同盟^①就组织了起来，对于它的存在和现在的总罢工是应由你们负责的。你们捣碎了所有老的联合会，而把劳工赶到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去，而那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就发动了这次总罢工——依旧为停工政策奋斗着。不料你们居然还能老着脸皮，站在这里当面对我说，你们从来没有压倒欺侮过劳工。呸！”

这次竟没有人起来否认。茄菲尔特开口替自己辩护道：

“除了我们为求得胜利而不得不做的以外，我们并没有做过什么。”

“我并没有说到这些，”白蒂答道，“我所不佩服的，是你们一尝到你们自己的药味就要呼痛。多少次的罢工曾被你们用

^① 美国的左翼工会组织“世界产业工人同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这团体成立于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瓦解于1918年。——译者。

使劳工饿得屈服的办**法**获得了胜利？唔，现在劳工也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要使你们饿得屈服。他们要停工。如果他们能用饿你们的办法来达到这目的，那么你们就得挨饿了。”

“我知道你在过去也由你提起的那些欺侮行为中获得了利益，”我们的一个最狡猾奸诈的公司顾问律师勃兰忒伍特讽刺道，“收受贼赃者是和窃贼一样坏的，”他冷笑道，“你没有亲自参加那些欺侮的行为，可是你从这些欺侮中取得了你的一份利益。”

“这完全是题外的话，勃兰忒伍特啊，”白蒂慢吞吞地说，“你跟汉诺佛一样的不好，触到了道德问题。我并没有说过，什么是对的，或什么是错的。这完全是一套腐败的把戏，我知道。我惟一反对的，是你们一被打倒而劳工在欺侮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呼痛。自然，我也从那些欺侮行为中获得了利益，而且全靠你们诸位先生，我不必亲自去做那些龌龊的工作。你们代我做了——哦，请相信我，这并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品德更好，而是因为我的好父亲和他的弟兄们遗留了许多钱给我，使我能够出钱雇人代做那些龌龊的工作。”

“如果你要讽刺的话……”勃兰忒伍特激烈地开口道。

“且慢，不要把一切都……搅混了，”白蒂无礼地打断了他，“在这个贼窠中是不必扮演伪君子的。高尚的和堂皇的话可以用在报纸上、儿童俱乐部里和主日学校中——这是那把戏的一部分，但是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们不要对彼此扮演吧！你知道，而且你知道我也是知道的，在去年秋天的建筑业罢工中玩了些什么假公济私的花样——谁出钱，谁做事，谁获利？”（勃兰忒伍特的脸孔都涨红了。）“可是我们大家都是被同一的刷子玷污的，所以最好我们还是不要谈到道德问题。我再说一遍：把这套把戏玩下去吧，玩到最后的一分钟，但是看在上帝

的面上，你受伤时千万不要呼痛。”

当我离开这群人时，白蒂已换了一个方向，正在用当前的更严重的问题来折磨他们：他指出，粮食的缺乏现在已可感到了。他问他们打算怎么办。不久以后，我在衣帽室里遇见他正要回家去，我就用我的汽车送他回去。

“很厉害的一下打击呢，这次总罢工，”他说道，当时我们正在那些拥挤而有秩序的街道上疾驰着，“这是十分着力的一拳。劳工趁我们瞌睡着的时候打击着我们最大的弱点——肚子。我要离开旧金山了。考尔夫，听我的话，也离开此地吧。到乡间去，无论哪里都行。你在乡间希望较多。购买一批粮食，去住在一个帐篷里或一所小屋里。在这市内，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久就只有挨饿一条路了。”

白蒂·曼孙纳的话是多么正确，我当时绝没有梦想到。我断定他是一个危言耸听者。至于我自己，我情愿留在这里，看着那玩意儿。我送他到家后，自己并不直接回去，却又继续去搜寻食物。出乎我的意料以外，我早上买过东西的那些小杂货店，原来都已把货卖完了。我一直搜寻到浦曲里洛，才侥幸又买到了一盒蜡烛、两袋面粉、十磅没有筛过的麦粉（这可以给佣人们吃）、一箱罐头珍珠米和两箱罐头番茄。看起来似乎食物真要闹恐慌了——至少是暂时的，所以我珍重地捧着我购得的大批粮食。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在床上进咖啡。除了乳酪以外，报纸也没有了。无从知道世界上在发生些什么事，这是我最感痛苦的事。在俱乐部里，也没有多少消息。赖特已坐着他的小轮船从奥克兰过来了，汉斯丹特曾经坐着他的汽车到圣裘柔去跑一趟。据他们报告，这些地方的情形和旧金山完全一样。一切都因罢工而停顿了。所有的杂货店存货都被上层社会中人买完

了。秩序也十分良好。可是国内其余的地方究竟怎样了呢——比如芝加哥？纽约？华盛顿？大概跟我们这里差不多吧，我们推想，但我们不能十分确凿地知道，这使我们很难过。

福松将军带来了一点消息。他曾经企图派军队中的电报员到那些电报局里去服务，可是四面八方的电线都已经被割断了。直到目前，这是劳工所作的惟一非法行动，而且他深信这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他曾用无线电跟倍尼西亚的兵站通过讯，就是在那时，沙克拉门托以下的电报线还有兵士巡逻着。有一次，在很短的一瞬间，他们曾得到了沙克拉门托方面的招呼，于是不知道哪里的电线又被割断了。福松将军推想全国各处的当局都在作类似的恢复交通的企图，但他不肯说他认为这种企图会不会成功。他所担忧的是那割电线的行动。他不得不相信，这是那深刻的劳工阴谋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又惋惜政府没有在好久以前建设那计划好的无线电信网。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有一个时期非常沉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兴奋的锋头已经变钝了。街上不再像最初那样热闹。劳动者不再到市内来观察我们对待罢工的态度了。跑来跑去的汽车也没有那样多了。修理店和汽车行都关着门，一部汽车一出毛病就没有用了。我车上的啮合子折断了，无论怎样都无法把它修好。跟其余的人一样，现在我也在步行了。旧金山死沉沉地躺着，国内其余的地方究竟怎样了，我们也不知道。但就从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推想起来，我们可以知道国内其余的地方是跟旧金山一样死沉沉地躺着。市内时时张贴着有组织的劳工的宣言——这些是在几个月前印好的，这也足以证明那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对于罢工是准备得多么周到，无论什么细事都在好久以前就预备好了。直到此刻，除了兵士枪毙了几个割电线的人以外，并没有发生什么暴行，可是贫民窟中的人们都在挨饿，

而且日渐险恶地不安静起来了。

工商界、富翁们和自由职业界的人们开了几次会，通过了一些决议，可是他们没法把他们的宣言公布出来，他们甚至于不能把它们印刷出来。虽然这样，这些会议也产生了一个结果：他们劝诱福松将军用军事力量占领了那些批发商行和所有的面粉、谷类和食物货栈。这是十分合时的，因为有钱人家里的困苦正在逐渐尖锐起来，面包队的组织不容稍缓了。我知道我那些佣人的脸正在难看起来，而他们在我贮藏的粮食中所挖的洞是很可惊人的。实在，据我后来推测到，每一个仆人都在偷我的东西去为自己私藏一批粮食。

但在组织面包队时却发生了新的麻烦。旧金山贮存的粮食一共只有这么一点儿，无论如何也不能持久的。有组织的劳工，我们知道，自己贮藏着粮食，虽然如此，整个劳动阶级却都来加入那些面包队。结果就使福松将军所占有的粮食非常迅速地减少下去了。那些兵士怎么能够辨别一个衣衫褴褛的中等阶级的人，一个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会员和一个贫民窟中的居民呢？第一种和末一种人是应该供应的，可是那些兵士并不认识市内的全体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会员——至于他们的妻子儿女自然认识得更少了。雇主们从旁协助，把几个认识的工会会员从面包队里赶了出去，但这何济于事呢？使事情变得更坏的，是从玛尔岛上的兵站运送粮食到安琪儿岛上来的政府驳船，发现没有粮食可以运送了。现在那些兵士就从没收下来的粮食中领取他们的口粮，而且他们最先领取。

结局已开始可以看到了。暴行已在开始露面。法律和秩序逐渐消失了——我不得不承认，逐渐消失的是在贫民窟的居民和上层社会中间。有组织的劳工依旧维持着良好的秩序，他们当然能够——他们有充足的食物。我记得一天午后，我在俱乐